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七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盡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凡二十五年

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

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聞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撫之詔濬與吳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遂分兵益濬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冦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牛

諸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晉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冦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

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令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衆患苦至是殿中數百人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曰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共收昏屠之吳陶濬謂吳主曰蜀船皆小今當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未發而潰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

送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集覽丹陽監盛紀輿地志歸州秭歸縣東有丹陽城今南郡枝江縣故城是監去聲其監姓盛名紀荊門今江陵府荊門州漢之南郡當陽編

都二縣皆荆門地有荆門山在夷陵縣江南岸其山對起如門上合下開與江北岸虎牙山相對巴山在歸州巴東縣沅湘沅謂沅陵今沅州也湘謂三湘今潭州也有湘潭湘鄉湘陰三州皆隸焉離騷經注沅水出象郡潭城西東注于江合洞庭中湘水出零陵郡始安縣陽海山東入洞庭下交廣即今廣州也春秋北粤地漢置交州吳孫權以交州遷番禺孫休徙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零佳零謂零陵郡今永州也桂謂桂陽郡皆秦長沙郡地在湖南漢武分置二郡牛渚一名采石在太平府當塗縣北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之橫江浦相對六朝屯戍之地仲思諸葛靚字建平秦屬南郡三國吳置建平郡於巫縣今歸州是也龍驤王濬為龍驤將軍九列九卿之序列三山太平州繁昌縣東北四十里有三山磯下流去蕪湖縣二十五里方舟爾雅方舟者併兩舟而行也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漢獻帝時曹操表孫

策為討逆將軍先是袁術表策為懷義校尉時策纔二十歲故云轘轅注見秦二世三年

【質實】横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唐彬魯國鄒人丹陽古邑名注見周赧王三年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一統志云荆門本山名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山相對漢為南郡臨沮當陽編三縣地晉隆安中置武寧郡治於編隋屬荆州唐初於長林縣東境置基州貞元中析置荆門縣五代時高氏建為荆門軍治當陽尋省宋復置軍徙治長林端平間又徙治當陽元陞為府移治古城尋降為荆門州本朝以長林縣省入改屬荆州府夷道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樂鄉城名注見康帝建元元年巴山在荆州府巴東縣治南沅湘二水名沅水在辰州府城南上自辰州界流入桃源縣境經此東流至龍陽縣北入洞庭湖湘水在長沙府西環城而下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為二派曰漓水流

而南曰湘水流而北由靈渠與漓水會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漓猶離也言違湘南流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洞庭交廣本二州名春秋為南粤地秦於此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為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廣州曰番州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置廣州總管府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為南海郡乾元初復為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為廣州清海軍大觀初陞為帥府元置廣州路本朝改為廣州府隸廣東道胡奮臨涇人夏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武昌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秣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零桂即零陵桂陽二郡零陵郡漢初所置治零陵縣屬荆州三國屬吳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劉宋改零

陵郡為國南齊改國為郡梁改營陽為永陽郡隋置二郡置永州治零陵縣大業初改為零陵郡唐初復置永州屬江南道天寶初改零陵郡宋復為永州屬荆湖南路元為永州路本朝改為永州府隸湖廣道桂陽郡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衡陽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建業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牛渚山名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舊為險要備禦之地亦名然犀浦世傳下多水怪物晉溫嶠燃犀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耶此周浚汝南人建平郡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巫縣三山磯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四十里下流去蕪湖縣二十五里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書法 書死之予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重予之也凡國滅書死之亡國之善辭也以

為國雖亡而不為無人焉耳終綱目國滅書死之者三國漢之亡也書傅僉諸葛瞻北地王吳之亡也書張悌涼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也○書入石頭何未及國也而皓出降與他不死社稷者又異矣

發明 孫皓罪浮于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諸葛靚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故綱目於此書諸軍並進則見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予其全節者也不然以全吳之衆無復一人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乎此固書法之意也○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彦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為金城太守○五月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彦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彦曰天禄永終歴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

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

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集覽 嬰城高誘曰嬰猶縈也謂環兵以固守之也金城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泥頭顏師古曰謂以物蒙頭如刑人之狀復十年復音福除也除免繇賦也下同漆身皮面豫讓漆身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鼎政皮面事在周安王五年

質實 金城據集覽所注乃金州非是金城唯臨洮府有金城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未知是否知者察之

書法 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世祖之初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於是書曰除吳苛政其予晉以弔民之師也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惲與周浚牋使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燒皓宮得其寶物濬復表曰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孫皓方圖降首左右已劫其財物放火燒宮臣至乃救止之周浚先入皓宮王渾先登皓舟及臣後入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渾浚已先得之

矣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貫充及渾邑八千户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

守又引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陽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

集覽

暮乃被渾所下被蒙也當受渾節度之符文於日暮時方蒙行下人名定見定決也決要得見兵人姓名降首降服而首罪角巾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葛巾簡生所以屈廉頗事在周赧王三十六年鄧艾之禍三國魏鄧艾征蜀劉禪詣艾請降鍾會等欲陷之白於帝曰艾所行悖逆詔書徵艾赴京為衛瓘所殺憤邑憤懣也邑本作悒憂也滍淯水滍直几反淯音育滍水出南陽魯陽縣東經襄城入汝淯水出南陽酈縣西北南入漢案水經注汝州魯山縣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左傳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注南陽犨縣北有魚齒山滍水出焉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唐高宗儀鳳三年

正誤

人名定見

今按定見蓋當時語謂人名定數可見者也憤邑今按時人以王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言憤懣不平而嗚唈歎息也邑與唈通不訓為憂又見第七卷

質實　何攀成都郫人劉頌廣陵人滍水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滍川清水注同上年

冬十月尚書胡威卒

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質實　胡威壽春人質之子

初置司州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質實　司州

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詔罷州郡兵

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户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質實 寧州注見漢武帝元壽元年滇國永寧惠帝年號

書法 漢高嘗書兵罷歸家矣光武亦嘗書罷車騎材官還復民伍矣皆美之也此書罷州郡兵

其美之缺譏忘武也大郡百人小郡五十何足以備不虞哉永寧之後忘武之弊見矣故書譏之

發明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武甫平吳會已有撤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著其失

辛丑

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將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質實 掖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書法 先是一書選公卿女矣一書取良家女矣皆譏也於是復書選吳伎妾晉武之志益荒矣故前取五千人不書於此特書之終綱目書采選五晉武居三焉詳癸巳年

發明

成湯放桀之後自謂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晉武平吳甫爾遽事宴遊甚至選其伎妾五千入宮此皆亡吳之物既不能舉妲己故事誅之以弔吳民反乃尋其覆轍又甚焉之遂至沈湎成疾以殞其軀肉未及寒社稷為墟生民塗炭然後知帝王兢兢業業固非惡佚樂而好憂勤也所居天位所治天職刑曰天討賞曰天命夙寤晨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稷生靈計耳嗚呼晉武苟知此意則將蚤夜孜孜寢不遑安烏有遊宴後庭之失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冬十月鮮畀慕容涉歸冦昌黎

初鮮畀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冦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畀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

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集覽 慕容鮮卑王莫護跋始自塞外入歸遼西見燕代多冠步搖冠好之遂襲冠焉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轉曰慕容因以為氏案姓纂鮮卑涉歸進拜單于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為氏彊獷彊暴横也獷古猛反若犬之獷獷不可附也前漢儒林傳敘傳曰獷獷亡秦注獷粗惡貌胡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雜

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一統志云昌黎本營州地名在平遼二郡間後魏為遼西郡地屬平州隋開皇初置營

州大業初罷州置遼西郡唐初復為營州金皇統初為廣寧縣大定間改為昌黎縣屬平州元至元中省入海山縣未幾復置昌黎縣併海山入焉本朝因之屬永平府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書法　晉世刺史其可書者皆以戡亂稱自周浚而下劉沈劉琨王遜賈疋麴允祖逖陶侃周訪譙王丞段匹磾皆可稱者也明帝以後刺史除罷大抵出於柄國者之意而已矣

壬寅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集覽　糾繩糾督而繩正之顏師古曰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言正治其事亦猶是也鼓吹音律管壎之樂北狄馬上之聲漢巳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都官從事

用人當以為本才與凡才長者濟事亦多若德器晦不至滿帙一外朕臨人間無人見其確如在昔以才而後乃成從以附賊

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

賈實劉毅東萊掖人程衛曲周人羊琇太山平陽人景獻后即文帝后羊氏石崇渤海人王愷惠帝母舅也文明后即武帝后王氏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尊寵五王而誅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録

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紘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紘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若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集覽** 鍾會三國魏太祖時與鄧艾滅蜀後謀反伏誅

夏四月魯公賈充卒 魯縣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集覽** 自憂謚傳史記謚法解終將菲

乃制謚謚者行之迹傳者以生存之行悉錄之可傳於後世也故曰行之迹出於已名以生於人賈充生存悖理溺情恐人錄之是以自憂始封無後者謂初受封而無繼嗣者春秋書莒人滅鄫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鄫音似陵反通作繒穀梁傳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注莒是繒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莒嬴姓繒姒姓皆子爵國

質實 賈謐南陽堵陽人壽之子賈充之甥

書法 充弒逆罪人也書魯公何晉志也賈妃之悖晉武欲廢之楊后猶曰公閭有大勳勞然則晉之德充至矣書爵所以著司馬氏之心也

發明 賈充晉之趙穿耳觀庾純高貴鄉公之問與孫皓弒君不忠之謂則充之罪惡非惟衆國知之雖鄰敵亦知之矣今綱目書爵書卒畧無貶詞何哉天理人心之同有充雖元惡然老病垂死

方且自憂謗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為惡也昏亂紀度請謚荒公博士秦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奬姦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疏者庸可保乎於是扶風

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而憙遂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集覽　吳楚逆亂漢景時吳王濞楚元王戊謀反呂霍王氏漢高祖時諸呂宣帝時諸霍平帝時王莽皆以外戚簒逆未嘗私以王官不以天子官爵有私於人

質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散騎常侍薛瑩卒

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畀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為

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質實 吳郡汪見漢獻帝建安五年

癸卯 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物殊禮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嵎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

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纔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遂免志官其餘皆付廷尉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獨為駁議留中七日乃詔旉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集覽

召穆公名虎召公奭之後周宣王卿士也召采地名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三事三公也掌天地人三事漢百官表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五世反葬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曰營丘八座漢制左右僕射并戶吏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凡八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為八座魏

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隋唐八座注見唐太宗貞觀十年留中七日留所奏於宮中七日不報

正誤　八座令按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尚書各一人後又置三公曹氏為五曹後漢五曹六人其三公曹二人或說有六曹分客曹為二也并一令一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晉與魏同至隋始定吏禮兵戶刑工六部集覽以二僕六部尚書為漢制非也

質實　庾夷鄢陵人純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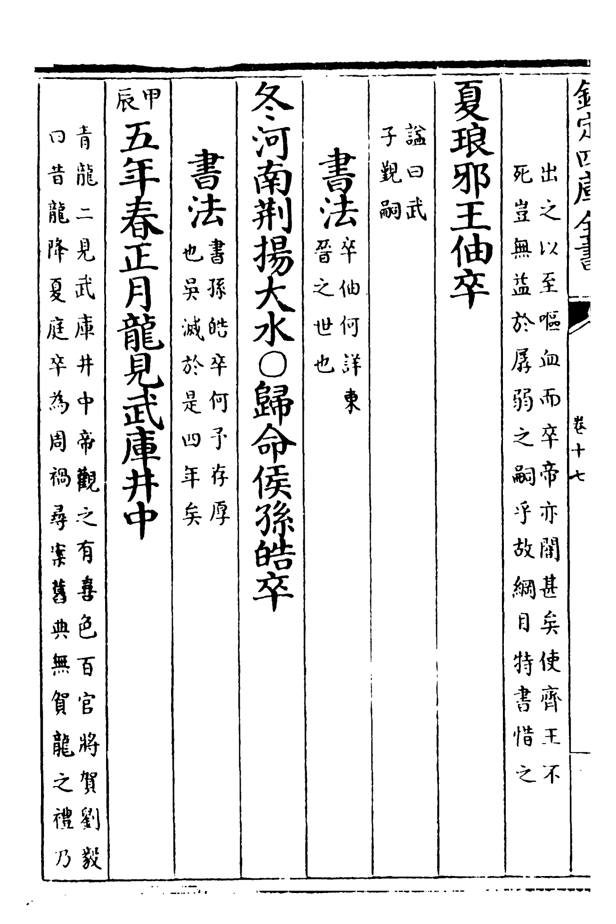
書法　殊禮何六佾軒縣黃鉞朝車也殊禮有三詳漢桓帝元嘉元年終綱目書殊禮十詳漢殤帝延平元年惟齊王攸得書賜書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四詳漢高帝七年惟蕭何得書賜然則此其先書除曹志名何以見帝之違正論而疏親賢也除名之例三除某名者無罪之辭也某以罪除名

者有罪之辭也但書某除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三月朔日食○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帝往臨喪其子冏號踊陳訴詔即誅醫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紞所搆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每引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書法 書為晉惜也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以荀馮浸潤詭為身後之慮必欲



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闇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於孱弱之嗣乎故綱目特書惜之

夏琅邪王伷卒

謚曰武子覲嗣

書法 卒伷何詳東晉之世也

冬河南荆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書法 書孫皓卒何予存厚也吳滅於是四年矣

甲辰 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

止

集覽 龍降夏庭卒為周禍注見康帝建元元年檿弧之讖 質實 武庫注見漢景帝三年

乙巳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令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衛瓘亦以為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令九域同規宜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

終不能改【集覽】皆取本土之人任句絕為之使句絕使去本土鄉銓次考其材德而等第之謂之銓次土斷以土著之例為決斷也土著謂著土地而有常居者無復縣客縣請曰懸縣寄客寓也韓昌黎文浮寄孤縣之義始平王文學李重文學官名即文學掌故也始平王府之文學姓李名重【正誤】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第級以為九品令按數語本非難曉集覽忽畧太甚耳自皆取至為之十七字只一句使如字屬下句言取本土之人見任朝廷之官德充而才盛者為中正使之銓次等級為九品也【質實】始平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名

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集覽 和嶠姓名也嶠渠廟反尺布斗粟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長自以最親驕蹇不奉法被廢處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今王濟援此以喻武不能用濟王攸也 晉質實 和嶠汝南西平人

旱○秋八月朔日食○冬慕容廆寇遼西

初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至是刪為其下所殺迎涉歸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畧甚眾自是每歲犯邊 集覽 廆戶賄反宇文部鮮卑之別部漢南單于之遠屬也在遼東塞外因獵得玉璽以為天授也鮮卑俗謂天為宇故號宇文部後遂以為氏焉

丙午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質實魏舒任城樊人

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

書法上書正月朔日食下書太廟殿陷則陷於正月也陷於正月營於九月而成於後二年之四月帝之慢於宗廟如此其與遣使作治六日而成者大異矣漢昭帝元鳳四年故下年書太廟成

凡宮室宗廟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

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

書法 日食三朝大異也帝之世嘗再書矣於是又頻三年見之自綱目以來未之有也帝即位至是二十四年書日食十有七而食三朝者凡五又且連歲三見閒一歲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哉兩晉日食之數未有如武帝者矣

發明 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晉武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太廟殿陷星隕如雨迭書于册使其惕然知寤屏去物慾改紀其政擢用忠良一意恐懼脩省若禍至之無日猶或天意可回今乃昏於沈湎怙弗之警然後天亦不復示戒而帝遂即世矣自是而後禍難繼興必至于大壞極弊而後已人主觀此可不知所警懼也哉

旱考異提要旱上有大字○秋八月星隕如雨集覽隕羽敏反落也

亦作旹頒○地震

書法自漢建興十五年書地震是後五十年無聞焉於是再見

己酉十年夏四月太廟成○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

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鮮卑段國單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集覽巾衣士大夫衣冠段國單于號皝仁昭廆之三子名質實河一統志云徒河漢之縣名屬平州慕容廆析置神永縣遼改徒河為安昌縣元並廢又有永樂興城二縣皆遼置元省之故城在遼

東廣寧中屯衛境內虞舜時已有此城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

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

集覽 罔悵罔與惘通悵丑亮反字或作憿惘憿失志貌謂不稱適也

質實 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

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柬

為秦王都督關中瑋為楚王都督荆州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遹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讓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己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

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枉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宜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令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非甚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令陛下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故

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不能用

集覽

假節假去聲借與以節者欲以重其威也蘇鶚演義曰節使者所擁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顏師古曰節編旄作尾為之其眊三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蘇武執節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通謝章通進也謝章謂謝除官之章表也漸靡而往靡順也漸順方可進外寺劉昭曰寺廷也九

鄉所居釋名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庚戌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考異

按是年四月武帝崩惠帝即位當於歲首大書十一年分注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明年歲首大書孝惠皇帝永熙二年

考證

當去此八字補書十一年分注惠帝永熙元年○謹按是年四月晉武帝崩歲首即太康十一年也當依章武三年例以前為正或曰愍帝亦四月即位元帝三月即晉王位夫何以後為正乎曰不同也是年書太康十一年者正武帝之終次年書元康元年者正惠帝之始此綱目之正例也愍元二帝即位之年即書元年本春秋之法也魯昭公在外薨定公六

月即位故於歲首即書元年晉懷帝永嘉五年漢人遷帝于平陽明年漢封為會稽郡公晉已曠歲無君矣又明年被弑懷帝不得正其終而愍帝雖四月即位故必於歲首追書建興之號至四年復降于漢愍帝又不得正其終明年三月元帝即晉王位亦必於歲首追書建武元年二者非惟本春秋之法抑所以正其統也

夏

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政質實此條提要政下當接下條帝崩至立皇后賈氏共為一條為是

發明託孤大事也觀之顧命一書則可見矣自漢以來率以名德重望居之亦未有獨任其責者晉惠庸愚使賢者輔之猶懼不免況一蠢繆之徒乎然是時晉武迷亂制由中閫故書以楊駿為太尉則見舉朝無人失所付託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命出非正未嘗親受顧託之意然則

晉氏之亂蓋已兆於此時矣豈待八王造禍而後見哉人主觀此其亦擇賢用能預為燕翼之謀可乎

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圍之亮夜

馳赴許昌乃免

集覽 要近要謂清要權要之官近謂左右通臣也小間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稍間

書法 不踰年改元也賀舊贊曰晉武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傳玄等為諫官書罷山陽督軍書用故漢名臣子孫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啟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為樂無深長思是以晉運方新而災異狎至書日食十有七而食三朝者五書水災四而連數州者二書星變四而孛紫宮者再而又書大疫書螟書旱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

發明 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減裂為之則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

宜行此況嗣君方當痛割之初乃於是日即舉其典何邪且賈氏既為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若徐徐從吉亦未為晚不然則少須易月之後猶云可也今乃汲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畧無婦姑之别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后賈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弑姑殺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五月葬峻陽陵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將軍傅祗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集覽復租調復芳目反漢書注復謂不徭賦也唐書注有田則有租租出穀有户則有調調出繒纊

質實一統志云峻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傅祗北地泥陽人

書法新喪立后踰月而葬葬而行賞皆亂政也故詳書譏之

發明上書葬峻陽陵下書詔羣臣增位賜爵則是以國喪為幸而樂之也楊駿小人欲以是取媚於衆而卒無益於事至於羣臣當哀號乃翺之時亦恬然受之無一人辭者直書于册文譏之爾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

考異楊駿上漏舅字

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

言況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復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畧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姑子弘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

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集覽**作直苟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悾悾若紅反信也論語悾悾而不信注包氏曰悾悾慤也李氏曰悾悾自信之貌弘訓少府弘訓官名也少府掌中服御諸物寶貨之屬文長楊駿字**正誤**衛公令按疑即衛瓘時為太保爵菑陽公**質實**孫楚太原中都人伊霍之任注見元帝大興元年

書法書假黄鉞自司馬昭始昭自受鉞駿乎不臣矣駿始輔政而居之不疑不至於自禍不止也故終綱目書百官總己以聽三辭莫詳於楊駿者詳漢哀帝元壽二年舍是無書百官總己者矣終綱目書假黄鉞七司馬昭楊駿謝安蕭道成高歡湘東王繹楊堅加黄鉞四齊王攸書殊禮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劉裕

發明　在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為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宜廣求賢智協力共理猶懼弗勝而四乃下應初爻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至於折鼎之足傾覆其實赭然赧汗而其形渥凶也聖人既著其義於象而於繫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楊駿以斗筲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孽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德昏庸羣小蟠結雖以上智居之猶慮不免觀王彰辭辟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疏遠君子正犯覆餗之戒駿之所為若此求欲不亡難矣綱目書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詞繁而不殺則足以見駿非其人不勝重任之意隱然於書法之間所以為後世慮非其據者

之戒也聖人象鼎繫易之意豈欺我哉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為太子

遹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氏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集覽 淑媛顏師古曰淑善也爾雅美女為媛注所以結好媛也索隱曰淑媛後宮女官也媛于眷反近進句絶謂太子近來有進益也

質實 裴楷聞喜人秀之從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琅邪王覲卒

諡曰恭

子睿嗣

辛亥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考異太后下漏楊氏二字考證當補書考惠皇帝於元康之上

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

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黄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

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

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閹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廏就殺之遂收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繇不聽繇琅邪武王之子也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奏曰皇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詔金墉城詔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

號叫截髮搶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集覽

闇竪闇音淹通作奄又音掩宮中掩闇閉門者周禮內小臣以奄人為之注奄謂精氣閉藏者竪音樹周禮內竪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竪未冠者之官名也童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治小事焉表在石函石函宗廟中藏神主石室也楊太后叔父珧上表事在武帝咸寧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東安漢之縣名屬城陽國東漢改屬琅邪郡北齊廢之故城在青州府沂水縣南五十里金墉城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董養浚儀人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事見漢哀帝元壽元年

書法

婦廢其姑大惡也故斥書賈氏

發明 楊駿力小任重自取顛隮楊后私其所親傾覆大事皆不足恤然綱目書殺太傅廢太后皆歸罪賈氏者上下之分不可亂也賈氏之惡如此而晉朝公卿曾無立異莫不相與文飾姦言證成其事獨一張華稍存正議終亦遷就其說三綱既絶欲無夷狄之禍得乎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於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謐號

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每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集覽 督將侯謂督與將之封侯爵者帶方郡名在遼水之東屬平州括地志云帶方故城在樂浪郭槐賈充妻姓名

質實 陸機吳郡人抗之子潘岳滎陽人摯虞京兆人左思臨淄人劉輿中山人廣城縣名未詳沿革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弘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己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亦欲因

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名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訟瓘寃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集覽騶虞幡繪繡騶虞於幡上即白虎幡也說文騶虞仁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名南詩仁

如騶虞文公傳曰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尚書大傳云騶虞尾倍於身國臣姓名也揭登聞鼓注見唐代宗大歷四年

正誤 衛瓘女與國臣書今按衛瓘傳泰始初自菑陽侯進爵為公國臣謂其官屬如主簿劉絲等集覽以為姓名非也又張華傳封莊武郡公國臣竺道

質實 太宰亮宣帝第四子楚王瑋武帝第五子

發明 亮瓘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孽臣乘隙使楚殺亮瓘而楚亦不免綱目不復分別皆以后殺書之蓋楚為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楚其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於賈宜矣況亦亂世之事不足深辨者乎

以賈模張華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

考異 提要裴頠下有裴楷二字

據分注當從提要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衆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静

集覽 頠魚毁反

質實 賈模平陽襄陵人充之族子裴頠河東人秀之子

發明 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畧為衆所依使之輔政為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静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絶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書法於是后悉奪太后侍御絶膳八日而終直書曰弑正其罪也故再斥賈氏終綱目太后書弑九而為后所弑二晉賈氏魏胡氏

發明子不可以廢母婦不可以廢姑前已書廢太后為庶人而此猶書故皇太后者不予其廢也奪其侍御絶膳而卒直書曰弑者正其罪也賊后恣行若此晉國猶為有人乎君子猶可立其朝乎

癸丑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質實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

深三尺

書法 於是雹深三尺大異也綱目書雹二十有四漢有深五寸者矣元康五年有深二尺者矣漢景帝二年有深二尺五寸者矣漢宣帝地節四年未有深於此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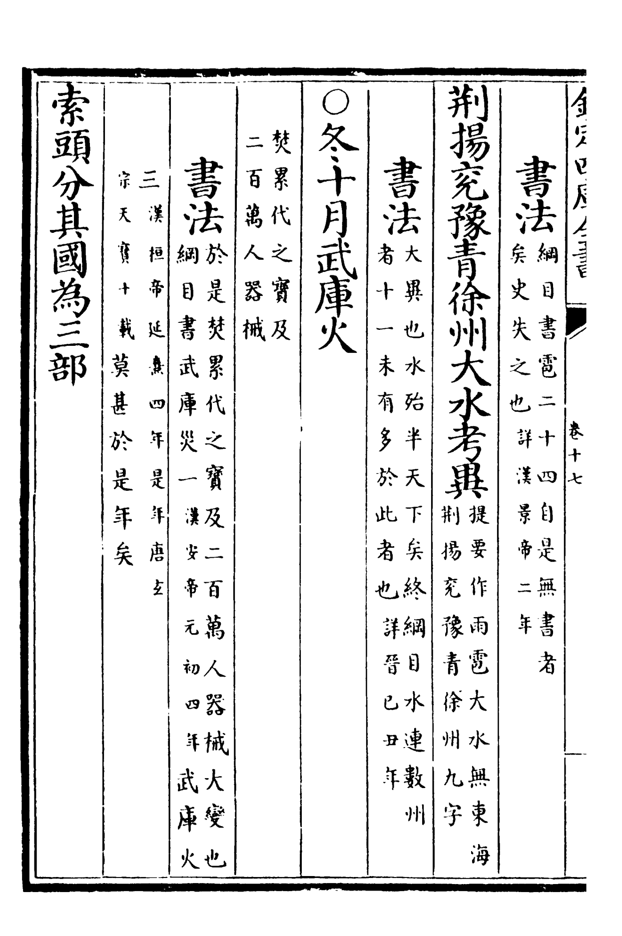
甲寅 四年大饑○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乙卯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

深五寸



書法 綱目書雹二十四自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詳漢景帝二年

荊揚兖豫青徐州大水考異 提要作雨雹大水無東海荊揚兖豫青徐州九字

書法 大異也水殆半天下矣終綱目水連數州者十一未有多於此者也詳晉己丑年

○冬十月武庫火

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

書法 於是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大變也綱目書武庫災一漢安帝元初四年武庫火三漢桓帝延熹四年是年唐玄宗天寶十載莫甚於是年矣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集覽 索頭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濡源在幽州分漢地理志濡水出涿郡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濡音奴官反參合陂蘇林曰代地名參參讀曰三漢雲中郡有參合縣案雲中今大同府是括地志云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猗㐌沙漠汗長子也㐌音駝盛樂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濡源濡水之源也源出保定府易州城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至易州支分入城近東方四里許淵而不流號聖女水漢書云濡水於曲逆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代郡注見秦王政三年定襄縣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

丙辰 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夏匈奴郝度元反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肜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肜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肜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録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集覽 北地注見漢哀帝建平元年馬蘭羌晉書注馬蘭羌即馮翊羌也盧水胡晉書注盧水胡即北地胡也解系解姓名唐叔虞食邑於解縣後因氏焉解音蟹 質實 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同州解系濟南人

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

討之考異討當作撃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質實周處陽羨人魴之子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九年

關中饑疫○十二月略陽氐楊茂搜據仇池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絶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

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畧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集覽　清水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仇池古西戎之地漢武置武都郡晉為仇池郡西魏改成州宋陞同慶府寰宇記仇池山在隴西成州西百里高七里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山上平地方二十里四面壁立峭絕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上有崗阜泉源皆為白馬氐豪族楊氏所據因呼為仇夷斗絕斗與阧通言如斗之峻立絕謂峭極也

質實　畧陽郡名注見懷帝永嘉四年一統志云仇池城名在鞏昌府西和縣南仇池山戰國為白馬氐羌國晉時楊難當二世據此後魏於此置仇池郡西魏改為成州國朝降為成縣屬鞏昌府舊志仇池城天生斗絕壁立千仞石角外向如雉堞然惟有一門可通上

有田百頃泉九十九眼羊腸坂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

丁巳 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肜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劒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

集覽 梁山杜預曰在馮翊郡夏陽縣北括地志云在古雍州好畤縣西北同州韓城縣東南

質實 一統志云梁山在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古公亶父踰梁山至岐下即此

書法 書死之何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四詳漢孺子嬰居攝元年而晉世書十有三周處

劉沈嵇紹譙登庾珉等吉朗辛賓段匹磾誤王丞卞壺桓彝沈勁吉挹世亂識忠臣信哉

秋七月雍秦旱疫

米斛萬錢質實雍秦二州名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

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厲聲呼之曰彦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卓比舍郎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

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頗論亦不能救

集覽　僚寀僚與寮通爾雅寀寮官也郭璞注同地為寀同官為寮將無同為句將無猶言無乃得無之類濤南王若虛曰將無同其意蓋言同也寧馨孫奕示兒編曰程大昌演繁露云寧馨音甯亨猶言恁地也藝苑雌黃云晉書寧馨寧字相傳多作去聲如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劉禹錫送日本僧詩為問中原道學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又作平聲要之平仄雖殊其意一也洪邁容齋隨筆曰寧馨字晉宋間人語助耳後遂以寧馨

為佳或以為鄙殊不然也今吳語多用寧馨為問猶言若何也滹南王若虛曰遍引吳語為證是矣而云若何則義未允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寧猶言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析理約言以分别義理如破木然胡母索隱曰毋音無應劭風俗通云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以為氏任放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彥國輔之字比合比毗至反禮地官五家為比取其相聯比而居也綜世之務綜機縷也謂整理當世之事使皆有紀若機之有錯綜萬物之生以有為分本作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分扶問反

質實

阮咸陳留尉氏人籍之兄子王衍琅邪臨沂人戎之從弟樂廣南陽淯陽人胡母輔之泰山人謝鯤陽夏人王尼城陽人畢卓新蔡鮦陽人老莊注見成帝咸康三年

索頭猗㐌西畧諸國

猗㐌度漠北巡西畧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

戊午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畧陽巴氐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畧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道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劒閣苾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劒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於人

豈非庸才邪

集覽 巴氐巴郡氐戎也巴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氐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庠流李特二弟名苾溝必反劒閣注見三國漢後主炎興元年

質實 任俠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天水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漢川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書法 晉之失蜀自苾始故謹書之

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 考異 討當作擊

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己未 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 考證 觀上漏孟字萬上漏齊字

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

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内獲安彊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益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横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

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冦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高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部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丘濬曰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界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驁貪悍樂禍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

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幷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毋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集覽

執贄贄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手有所執以告至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范甯解云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羣帥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雉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腒其居反乾雉也夏用之備腐臭也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也脩脯也加薑桂曰鍛鍛脩取其斷斷自脩飭也鍛與段腵通音丁亂反贄與摯通記曲禮篇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鄭玄曰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

至也說者以匹為鶩鶩鴨也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也相俱羽反枳也有實榛實似栗而小關中古者郊畿千里王業本根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顧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三輔舊事云東有函谷南有嶢武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四關之中故謂之關中也永初漢安帝年號先零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罕幵注同上神爵元年析支禹貢蔡氏集傳曰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西方戎落也王肅曰河關縣屬金城郡去界右賢王之名呼廚泉南單于王名即前趙主劉元海叔祖也正始三國魏主曹芳年號土思懷土之思

質實 江統陳留圉人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之又以穎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安平獻王孚之孫也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質實

成都國名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河間國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安平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

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主者守文若張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駮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顔爲平陽常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集覽 廣城君郭槐也賈后之母賈充之妻執犯蹕之平事在漢文帝三年斷郭解之獄事在漢武帝元朔二年戮丁公之為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誅丁固

質實 華林園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茂先張華表字逸民裴頠表字索靖敦煌人銅駝注見太安元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廢太子遹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麵等物而取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脩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

譖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産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卞為雍州刺史卞飲藥而死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名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

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虨臧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虨亦尋卒

集覽 賈午賈后之妹不能假借之言不肯假借以辭色而媚之左衛率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後分為左右衛率率所類反或音朔律反四率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外左右二率從挾尊輿東後衛率從在烏皮外并帶刀執戟當陽注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虨臧尚太子三子之名虨通閑反

質實 劉卞東平人

書法 廢遹者賈后也不書皇后何罪帝也帝為人父而不能辨其詐則罪固不在人矣綱目正

本故不書后廢至其殺之也則書后殺矣

庚申

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遹于許昌

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詔宮臣不得辭送江統等五人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收縛送獄河南尹樂廣皆解遣之

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伊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坼

集覽 尉氏漢地志陳留有尉氏縣按陳留今開封府是妖星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槍五曰天欃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欃廾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

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塡二十一曰地維太白書見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太白經天中台星坼中台星三台之中台星也坼裂也中台二星為之奄奄疏濶也又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台階

質實 尉氏縣名注見漢桓帝建和元年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書法 終綱目書雨血二漢惠帝四年是年書太白六詳漢安帝永初六年而書晝見者二是年五代己酉年未有一月之中異證並作如斯時者也至若妖星見中台坼綱目各一書而已

發明 觀綱目所書天變如此讀者猶為寒心孰謂張華號為博洽乃欲靜以待之不知弑太后殺太子靜邪否邪當時朝廷昏亂在位者初無足責獨一張華似若可取乃不能聽其子韙之言遜

位而去未幾遂亦其族可哀也已

皇后殺故太子遹

太子既廢衆情忿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然之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内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

藥追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集覽**士猗姓名猗於宜反貪冒左傳成十三年諸侯貪冒注冒亦貪也音莫報反又亡北反一說好財曰貪盡利曰冒通志云冒之為貪冒只借協音不借義謂蒙犯禮法而黷貨也**質實**趙王倫宣帝第九子

發明前日太子幽廢不書皇后者責晉朝公卿不能堅守正議竭力死爭也今此太子之死書皇后殺者正名定罪首惡必有所歸也太子既廢不書曰庶人者不予賈后之廢也隨其事變而權衡之此固綱目書法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簒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倫自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立臧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組為左右長史王堪劉模為左右司馬束晳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集覽 式乾之議去年名公卿入議於式乾殿束晳姓名其先本自疎氏後避難除足姓柬柬書王反扶曳曳受拜曳牽引也使人扶曳李重令受拜除

質實 附結濟南人系之子臨淮郡名注見長史之職新蔡天鳳元年束晳陽平元城人荀崧穎川穎陰人彧之玄孫

書法 皇后書弑恒也此獨書殺何弑逆之賊也然則曷為不書誅不以討予倫也其不以討予倫何倫志將竊國則非義討矣張裴附賊后者也則何以書官不予倫之專殺也其書遂殺何殺后遂殺某某則其為后黨明矣故太子位號詔復之也曷為不書詔策賈氏之必殺太子然後借以罪之者倫之本謀也不書詔復而繫之倫所以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矣終綱目皇后弑書殺二是年晉賈氏唐肅宗寶應元年張氏列國之后不與焉

發明 賈氏有覆載不容之罪宜正其誅而止書曰殺者不予司馬倫之討也倫為臣子戕害國母而不書弑者賈氏惡逆不得為主母也上書廢后殺大臣下書復太子位號者明趙倫之亂因廢殺太子而發也隨其輕重而裁酌之茲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書法 書太孫始此終綱目書太孫三晉司馬臧齊昭業唐重熙未有終立者也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遣伏胤持白虎旛以解鬬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集覽 白虎幡即騶虞幡也注見元康元年 質實 淮南郡名

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集覽 乾沒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浮沈也駰案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二說俱非案乾音干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一說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

書法 貫黨也書殺書官何不予倫之專殺也

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冏以功遷遊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及秀林等官並居顯要倫及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集覽荂芳無反狡黠狂狡桀黠也黠胡八反質實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尚書郎玄之之女秀之黨也

前益州刺史趙廞反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爪牙特等恃勢聚衆為盜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地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構怨已深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滕不從廞遣兵逆戰滕敗死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摠摠主簿趙模曰今當速行助順討逆

誰敢動者揔緣道停留比至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
揔散財募兵以戰揔又不聽衆遂自潰廞殺之自稱
益州牧置傳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千騎歸廞
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以斷北道

集覽

廞虛金反大長秋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少城張儀
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左
城之西墉也容齋隨筆曰晉益州刺史理太城蜀郡
太守理少城太城少城猶言大城小城耳案益州古
梁州也漢武改曰益州蜀郡隸焉太城今成都府子
城是注見少城秦氏氐在秦州者曰秦氏風俗通云
氐本西南夷種也魚涪津
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少城在成
都府子城西唯西南
北之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秦張儀既築太城後一
年又築少城容齋筆錄云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
太守治少城太城少城猶言大城小城耳太城即成
都府子城秦張儀所築謂之太城初儀屢築屢頹忽

有大龜出於江以問坐巫曰隨龜築之果功就故又稱龜城

辛酉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横鮮卑為寇軌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集覽氾瑗姓名瑗音于願反氾注見漢桓帝建和元年質實張軌烏氏人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宫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

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守綱紀並為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集覽 貂蟬

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此因物主義故以為冠飾漢輿服志惠文冠是一曰武弁又曰武冠計吏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郡國上計

質實

金墉城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濮陽國名注見周安王五年

書法

莽書自稱新皇帝矣於是復見終綱目稱皇帝書自者二而已漢孺子嬰初始二年是年莽託銅匱偷託神語皆無故而然故書自

發明

觀趙王倫自稱皇帝之書與魏王曹丕稱皇帝何異觀倫遷帝于金墉城之書與曹操遷

帝于許何殊自前史以成敗論人故見於紀述者大相遼絕至綱目等而書之則凡篡弒之人其實一耳又豈有此是彼非之間哉噫

巴氏李特殺趙廞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

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會庠勸廞稱尊號廞以庠大逆斬之復用李特為督將特怨廞遂攻殺之廞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反表廞素非雄才敗亡可待詔拜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驤迎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

質實

李特巴西宕渠人羅尚襄陽人憲之兄子廣漢郡名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

書法 廞嘗書反矣曷為不以誅書特私也初李庠勸稱尊號廞託大義斬庠特於是怨廞殺之則是復私怨而已矣故廞雖書反綱目終不以討予特也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仗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冏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

復名方還更附二王倫秀閭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潁

集覽 洶須倫反

質實 新野縣名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鄧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朝歌郡名注見秦王政七年

閏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書法 嘗書熒惑歲星逆行矣詳景帝二年又嘗書五星逆行矣景帝後三年然皆有定所也未有縱橫經天歷數月而未已者自是以後王室相屠天下大亂懷愍播蕩神州陸沈此其應矣終綱目星變書經天二是年唐高祖武德九年縱橫無常則一而已

發明 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夫上天仁愛之心雖甚衰亂之世未嘗無所告戒亦未嘗不應于下前日中台星坼張華等不知變計皆赤其族今禍亂已極於是天變若此既而諸王互相魚肉胡虜乘之亦互相吞食中原塗炭懷愍蒙塵兵禍不已自春秋以來亦未有如是之慘者此皆五星縱橫之應也綱目揭而書之在晉固無可救之理抑亦警告來世也歟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考異 提要兵字下有于溴水三字 考證 擊當作討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于潁上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

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黄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溴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冋等起兵百官軍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宫三部司馬為應於内攻孫秀於中書省斬之使黄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所拜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顥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死者近十萬人

集覽 溴水春秋襄十六年會于溴梁注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溴日閲反又公壁反

質實 一統志云穎水之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四十里源出陽乾山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源此為左源出少室山為中源出少室南溪為右源溴水在懷慶府濟源縣其源有二一出琮山俗呼為白澗水春秋襄公會諸侯於溴梁即此一出縣西二十里曲陽

城西南山一出陽城南溪俱東南流與瀧水合又東南至温縣入于黄河

書法終綱目廢帝書復位四晉惠帝安帝唐中宗昭宗

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顒為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録尚書事加九錫河間王顒為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歆說冏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冏閒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

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以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曹攄為記室江統苟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為掾顧榮王豹為主簿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冏以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等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穎至鄴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北邸閣米以賑陽翟饑民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初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為辨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集覽備物典策備賜威儀之物及史官書策之典使之依法書時事也張翰翰音寒平園周氏曰張翰之翰人皆循習讀作去聲不知張字季鷹則翰為羽翰明矣倜儻卓異也倜本作俶他歷反

質實劉殷新興人曹攄譙國人張翰吳郡人孫惠吳郡富陽人儼之子顧榮吳郡人雍之子穆之孫陽翟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九年平原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清河郡名注見漢安帝建元元年甘陵戴淵廣陵人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畧遣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壐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

討趙廞者將加功賞辛冉欲以為已功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設關搜索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辛冉又分牓購募特兄弟特取以歸與弟驤改之為募六郡豪傑侯王一首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復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尚許之式還謂特曰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非尚所能制宜為備特從之與弟流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李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冉出戰屢敗犇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

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集覽 郫水郫音皮水在蜀郡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今成都有郫縣史記河渠書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質實 犍為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綿竹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廣漢郡名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德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壬戌

太安元年夏河間王顒遣兵討李特不克

考異 討當作擊

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特使其子蕩等敗博兵博走衆降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

集覽 衙博秦穆公子食采於馮翊衙縣後因氏焉

質實

梓潼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質實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

秋八月廣漢太守張微討李特敗死羅尚擊之亦敗考異討當作擊

張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救之遂破微兵殺之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所敗驤遂進攻成都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質實李驤涪人

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齊王冏驕奢擅權起府第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

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冏不能用恵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衮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鞭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

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令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顒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以潁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尚書令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安檄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之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潁

集覽

存不忘亡易之善戒易乾卦亢之為言也知存而不知亡知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伊川傳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存

亡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
亢金墉去年趙王倫遷帝于金墉城潁上去年齊王
問討趙王倫於潁上屢為倫將張泓所破黃橋去年
成都王潁討趙王倫至黃橋為倫將孫會等所敗三
臺案漢制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是為三臺太伯注見三國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太伯
順父之志子臧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子臧之節
菰菜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蓴羹蓴殊倫反水葵也
生水中葉似鳧葵採莖可啜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
股名曰絲蓴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名曰瑰蓴以
五味和煮為羹鱸魚膾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也
記少儀曰聶而切之為膾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
之復報切之則成膾依周之法周成王時周召分
陝為伯公羊傳隱五年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
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銅駝火記注始皇所鑄銅槖駝名在宮城西掖門外三

國魏明帝自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至晉成帝咸康二年趙王石虎徙於鄴

質實 嵇紹譙人康之子穎川郡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林慮山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陰盤地名未詳處所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七年

書法 冏驕奢廢朝則有罪矣其書殺何顯私也冏以顯意初欲附倫恨之正也顯遂懼偪使乂殺冏則私矣綱目書殺所以著骨肉相屠之禍也

發明 齊王驕奢擅權自取亡滅顯不守藩國稱兵樂禍乂為人所使殺戮輔臣直書于冊舉皆罪也

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謚曰魏元皇帝**考異** 提要上無陳留

王三字下無晉人止皇帝十一字

考證

謚曰以下當分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魏主奐雖非正統亦鈞於被廢而死者大書其謚不合正例故當分註

書法

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三十八年矣綱目卒國滅之主七山陽公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陳留王陳叔寶揚溥惟鄭公書薨久而後卒者無如陳留也魏葬漢孝獻皇帝書魏漢篇也此晉篇也復書晉人葬之何予晉人也綱目予存厚爲有禮於先代必以國書之故魏葬漢獻帝書魏晉葬陳留書晉陳葬梁孝元書陳石晉葬故唐主書晉皆予之也然則孝獻皇帝不書謚曰此其書謚曰何所以重予晉也世道日降晉以後國滅之主無不弑者甚則至滅其族矣唯唐於鄭公其庶乎

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考異提要鮮上有圈子疑漏

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終始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集覽慕輿代北複姓或云即慕容氏後訛轉為慕輿耳恐非

癸亥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境内改元建初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欵於特特分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益盛諸塢皆有二志任叡言於尚曰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

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二月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及蕩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尚遣督護何沖攻流流大破之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中矛而死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驤及特子雄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慚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集覽**蕩雄李特二子**質實**蜀郡注見漢後主建興三年赤祖疑地名未詳處所

夏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詔以劉弘都督荊州軍事

新野王歆督荊州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會州以詔發武勇討李流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郡界停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

輒復屯聚為盜張昌因此誑惑百姓諸流民避戍役多往從之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犇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主而自為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之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荊州刺史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督荊州軍弘以南蠻長史廬江陶侃為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

集覽 都戰帥官名也

質實 新野郡名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義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山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樊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廬江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

李雄攻陷郫城

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郫城秋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衆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徐轝說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轝怒出降於流說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集覽

涪陵今涪州是涪水自思州之上貴溪發源經黔州溉與施州江會流又經彭水武德二縣凡五百里與蜀江會于涪水之東又涪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青城山在今成都路永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玉匱經云黄帝封為五嶽丈人一月之内羣嶽再朝山上有流泉懸澍一日三時灑落謂之潮泉杜甫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汶山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七年

質實

一統志云郫古邑名為蜀王杜宇所都秦始置郫縣隷蜀郡漢以後並因之隋大業初縣省尋復置唐因之垂拱初析成都置犀浦縣宋省犀浦入

馬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成都府涪陵漢之縣名屬巴郡蜀漢置涪陵郡于此隋初廢郡以縣屬渝州唐置涪州宋以溫山縣省入之元復舊治本朝因之屬重慶府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山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為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

秋七月劉弘遣陶侃討張昌昌走衆降別將石冰據臨淮不下考異討當作擊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破江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

之昌逃于下雋山其衆來降惟石冰尚據臨淮〇初侃少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晫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寛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集覽 下雋長沙郡邑名雋祖兖反督郵注見漢明帝永平七年晫竹角反羊公僕射羊玄之

正誤 吾昔為羊公參軍今按羊公謂羊祜也祜嘗都督荆州軍事鎮襄陽至是劉弘亦以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軍事故弘謂羊公之言驗也羊

玄之乃惠帝羊后之父不曾官荆州質實竟陵郡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下雋漢之縣名屬長沙郡晉因之梁改置上雋郡陳改為雋州隋廢入蒲圻縣唐改為唐年縣五代楊吳改崇陽縣宋元仍舊本朝改屬武昌府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

河間王顒初用李含計欲侯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乂在内不得逞其欲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

一手可爭穎皆不聽與顒共表人論功不平與僕射
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請遣人還國誅玄之
等詔曰穎顒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
以人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
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
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
羇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
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
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人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
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玄之憂懼而卒
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
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集覽首鼠兩端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注顏師古曰鼠行一前一却也陸佃云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又東漢鄧訓傳首施兩端顏師古曰首施猶言首鼠宜陽注見周安王十一年芒山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北芒緱氏注見漢武

帝元鼎六年質實 郃續魏郡安陽人

書法 顒穎表乂專朝與前表同一也此則曷為書反乂雖專政非冏比也而輒舉兵是反而已矣故書討

發明 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顒穎舉兵自晉紀觀之則曰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自通鑑觀之則曰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皆未有明言二人之反者今綱目大書顒穎之反畧不少恕何哉顒初用李含計欲俟冏殺乂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顒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闕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直筆書之蓋亦核其實耳然大亂之世真贋不分玉石無別故前史承訛襲舛不能指名其罪後人

觀之亦不能辨不有君子推原是否則悠悠千載孰能明之嗚呼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有功於斯世也歟

李流死雄代領其衆考異雄上漏李字

李流疾篤謂諸將曰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流卒衆推雄為益州牧治郫城

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帝自緱氏還宫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黄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為小督未戰

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疑機殺之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帢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記室江統蔡克等流涕固請穎之惻然有宥雲之色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集覽

此縣公府掾資公府三公之府也掾官屬也資品格

也謂邯鄲縣乃公府掾屬之資言品格高也貉奴貉莫客反蠻貉也陸機吳人故罵曰貉著白帢著陟畧反被服也帢乞洽反士服也狀如弁缺四隅謂之帢帢或作帞㡧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魏武帝始制帢成帝制使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宫直官著烏紗帢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矣掠拯掠音亮笞擊之也兩踝踝户瓦反足踝也廣韻足骨也增韻腿兩旁曰內外踝

質實　七里澗注見懷帝永嘉二年邯鄲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統志云華亭在松江府城西三里俗名唳鶴亭今為接官亭

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顒

長沙王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廪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詔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集覽**窮蹙窮窘蹙迫也河間河間王名顒**質實**洛城注見周烈王六年祖逖范陽遒人劉沈薊人

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討石冰**考異**此與前條劉弘遣陶侃討張昌亦當書擊誤作討

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不知所為廣陵度支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以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請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集覽 玘去里反

質實 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葛洪句容人玄之從孫

閏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封鮮卑段務勿塵為遼西公

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務勿塵一女妻宇文蘇恕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

勿塵浚沈質實王浚晉陽人之子也

甲子 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大一小一 春

正月尚書令樂廣卒

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三男易一女哉乂猶疑之廣以憂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鎮鄴

乂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

王越慮事不濟潜與殿中諸將夜收又啟帝下詔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炙殺之方軍士亦為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發明

張方助顒為逆大掠京城親與乘輿拒戰綱目前已書又奉帝討方則其逆順甚明今雖穎兵進逼京師在臣子猶當相與堅守以待外援况力尚未屈越乃遽自改圖然則非特穎反越亦反也書越使張方殺又曰使則越之罪益明矣况穎因以入京自為丞相者乎入者不順之詞自為者無君之事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顯頓軍于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入渡渭而軍與顯戰顯屢敗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顯帳下沈兵來遲顯黨張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獲之沈謂顯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顯怒斬之新平太守張光數為沈畫計顯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顯壯之表為右衛司馬

集覽 投袂猶言拂袖也左傳宣十四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注聞無畏為宋所殺振其衣袖而起葅醢之戮其甘如薺葅醢注見漢文帝六年薺齊禮反草名廣韻甘菜也淮南子曰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其枝葉細靡謂之靡草詩邶風谷風篇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箋云荼菜名今野苦苣也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

方之茶則質實一統志云鄭古邑名春秋時為鄭桓公甘如薺也封邑秦為縣漢以後因之後周移於華州西南九里隋又移於華州城內故城在開封府城東二百里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張輔南陽人衡之後新平郡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發明前書詔沈討顯則是奉命討罪名義甚正然已書其官矣而此再舉之者美其有死節之誼故無嫌於重復也

詔羅尚權統巴東三郡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劉弘求糧弘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存興願留為參軍弘奪其手版而遣之于時流民在荆州者十餘萬户羇旅貧乏多為盗賊

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集覽江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發明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穎以人臣廢之可乎據事直書罪惡甚矣

（）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

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為廣陵相質實廣陵國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陳敏郵易人

顒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書法皇太弟之名入綱目以來未有也穎廢太子意有在矣顒承穎意始創此號而表使為之

太弟猶太子也豈臣下所得表為之哉綱目上書穎廢太子覃下書顒表穎為皇太弟之則顒穎之相表裏可見矣交罪之也書皇太弟始此終綱目書以為皇太弟六成都王穎豫章王熾慕容沖唐穎王瀍壽王傑南唐景遂而即位者四辭位者一景遂廢者一穎

發明

使穎當為太弟邪必出於朝廷之命可也今書顒表為之則其不當明矣下書自為太宰雍州牧則顒之反叛無君是亦一趙王倫耳然則穎獨無罪乎受其所立而安於其位又豈待貶絕而後見哉雖然穎不難於廢皇后太子何獨難於自為太弟而必待於顒表邪亂臣賊子相為表裏自謂足以欺世而不知衡鑑之下真偽曉然故前史稱顒請稱詔以而此皆削之者所以核其實而定其名也嗚呼嚴矣

〇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考異按擬要作穎遂以帝入鄴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犇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率衆拒戰陳眕弟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

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迎帝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虓以為兗州刺史

集覽　行在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安陽漢地理志魏郡有安陽縣括地志云七國魏邑秦昭王拔寧新中更名安陽城今相州外城是也即今彰德府安陽縣蕩陰漢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相州縣名屬魏郡括地志云蕩陰縣北過蕩河三十五里至相州案相州今彰德府是蕩亦作湯並音天郎反六璽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上官巳上官複姓巳其名也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上官為氏虓虛交反

質實　一統志云

安陽古地名本紂都之地左傳甯陽即此處戰國為魏寧新中邑秦更名安陽縣漢省入蕩陰縣晉始置安陽縣後魏併入蕩陰後復置後周自古鄴城移相州治此隋析置相縣尋併入焉唐宋元皆因舊本朝因之為彰德府治所仍屬焉蕩陰古地名即古之羑里地戰國為魏蕩陰地漢置蕩陰縣屬河内郡後魏省隋於縣東十七里置湯陰縣屬汲郡尋省入安陽後復分安陽置湯源縣大業初省唐初復置湯源縣屬衛州貞觀初改湯陰縣屬相州宋宣和初改屬濬州後仍舊屬金屬彰德府元不改本朝因之改屬彰德府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縣

書法 征者何上伐下之辭也長沙王乂書討此其不書討何越非能討者也蕩陰之敗嵇紹死之越走歸國仗義何有焉故奉其主一也司馬昭曲在已則書攻東海王越非能討則書征必若長

沙王乂而後得書討凡書奉帝奉其主皆事不在其上也

發明　越前殺乂助穎今乃奉帝征之果何所及而綱目書之畧無貶詞者仗順討逆不責其前日之罪也至於蕩陰敗績嵇紹名詣在所猶能正色死節越謀人之軍師敗不能死乃奉身鼠竄果何義邪上書越奉帝征穎則見越於此舉實任其事下書越走歸國則見越委棄乘輿逃難苟免昧於主辱臣死之義其罪皆不言自見矣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之名募穎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

集覽鮮卑段務勿塵段姓也名務勿塵遼西鮮卑胡檀石槐之後烏桓羯末羯末人名也遼西烏桓胡種東嬴公騰騰名也封東嬴公史炤曰東嬴者晉宗室之疎屬質實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發明王浚身擁强兵當朝廷傾覆之時坐視不救其罪大矣今穎稱詔名之始不得已而衆兵然綱目乃予其討穎者何哉穎反逆唱亂傾陷宗室天子不能正諸侯不能討浚雖有罪然能仗義興師則君子固不得不予之蓋予浚所以誅穎也其旨嚴矣

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

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集覽 舍長官舍如字止也長展兩反

正誤 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今按舍長句絕二字昉見史記孟嘗君傳官字屬下句猶言官司官法也舍長舍中之長相稱常人之辭宋典詭稱琅邪王為舍長以惑津吏也又魏畧劉備使劉封挑戰詈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邪亦相輕之辭

質實 東安郡名注見元康元年王導琅邪臨沂人河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津

發明 書睿走歸國與越走歸國何異然則睿亦委棄乘輿邪曰上書穎殺東安王繇下書睿走歸國則見睿迫於逃死非越之比此屬辭比事之意也繇前有正議穎不惟不能從又追怨而殺之

死不以罪故不去其官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户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

陽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但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

集覽 編戶編排也史炤曰編戶者謂列次民籍也呼韓邪注見漢宣帝五鳳元年呼延攸匈奴名也複姓呼延氏本曰呼衍後入中國語轉衍為延耳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離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索隱曰離石在上黨郡地志屬西河郡括地志云離石今石州所理縣也有離石山今名赤洪嶺北齊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即此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一統志云離石漢之縣名屬西河郡晉改為西河

國後趙改為樂石郡後魏廢為離石鎮後周改為石州隋改為離石郡唐復為石州後改為昌化郡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原府

發明 劉淵何以不書反晉氏不審華戎之辨置之內地令骨肉相殘帝室傾覆醜類乘時竊發固非彼敢於猾夏也晉自使之然耳是以書法如此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考異 提要 兵上有州字奉作以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鄴中犇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犇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二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

迎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浚入鄴暴掠復還薊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遂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隷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集覽 平棘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犢車犢牛子也以駕車無齋齋脫西反備也裝也玉篇曰齋行道所用也詒貸之案漢武帝時縣官無錢從民貸焉注貸吐德反從人求物也溫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薊注見漢王劉邦元年

質實 倉卒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鮮卑烏桓俱東胡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書法 大掠而還何罪浚也成師討賊賊未討而遽還又因以肆大掠則不得為義舉矣故綱目

於起兵討穎則具其官大掠而還則斥其名

發明　淩前末減其罪者為急於討穎故也今乃縱暴如此則不可赦矣故特書大掠以罪之耳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

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以國離有知謀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自稱漢王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

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集覽 削草草藁也創制之本也削者謂削除其奏草之草檢不令人知也儀觀史炤釋文曰儀形神觀也觀去聲拓落高亮史炤釋文曰拓落豁達之貌高亮高明之貌

發明 嗚呼此夷狄稱王稱帝之始夫春秋謹華夷之辨吳楚徐越上世皆有顯功通乎周室本皆華夏之諸侯也聖人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遂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或稱以子或不舉

其國而稱其州未嘗以其稱王而遂王之也中國之變於夷稱者聖人之書法猶謹之如此矧本夷狄稱王稱帝而僭吾中國之大號所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者哉劉淵本匈奴也入我中華僭我大號令日以漢王書之他日又以皇帝書之春秋書法豈若是哉愚嘗因華夷盛衰之故而歎世道升降之幾自古夷狄為中國害莫甚於犬戎之弒幽王也然旋即遠遁未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至于數十年之久者有之始自劉淵焉原其所以致此者豈夷狄之罪哉中國之人有以感召之也昔平王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至魯僖之時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此嗚呼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氣數之相感風聲之相召有由然矣當漢明帝時無故以夢寐恍惚之思遣遐荒絕漠之使迎胡鬼致胡書構帝王之宮

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髮野祭而已也以夷名夷遂有五胡亂華之禍濫觴於北朝之分治滔天於蒙古之混一而中國之土地人民盡為胡有矣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則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幾何而不盡淪於夷哉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於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帴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顒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暾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

西臺

集覽 妻罥罥與掠同奪取也罥宮人而妻之流蘇武帳武帳之上有流蘇之飾故曰流蘇武帳又案考索倦遊錄曰盤線繪繡之毬五綵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又析羽曰流蘇文選子虛賦蒙鶡蘇注曰析羽也摯虞曰流蘇者緝鳥尾而垂之若流然以其縈下垂故曰蘇今俗亦謂條頭縈為蘇又左思吳都賦張組帳構流䅵注云組綉色也流蘇者五色羽飾帷而垂之也武帳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馬幭幭本作韈一作鶊音將先反馬鞁具也瞰他混反

質實 霸上地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

十二月太宰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顒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

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顯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書法 顯穎自書舉兵反斥名而已太宰其自為也書曰太宰顯何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悖也至伏誅則止稱河間王矣前書表穎為太弟則譏之此書太弟穎是成之為太弟何也成之為太弟所以重罪顯也表為太弟非矣廢而更立甚哉

發明 顯穎反叛更相表裏晉室之亂所以不可解者二人之罪尤著且太弟前此未有而顯表立之穎亦不顧義理而為之今穎勢窮顯又從而廢之在顯穎本不足道也特書屢書姑以著典午氏之亂而已可勝歎哉

漢冠太原西河郡

漢王淵遣劉曜冠太原取泫氏喬晞冠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集覽

泫氏本古并州邑案并州今太原府是泫音胡犬反漢書地理志上黨有泫氏縣顏師古曰泫水所出也凡縣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耳介休漢西河郡邑唐置介州後州廢寓汾州括地志云古西河郡今太原府汾州是也有介休縣縣南有介山介之推廟在焉

質實

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一統志云泫氏漢之縣名屬上黨郡後魏改為泫氏縣北齊改為高平縣隋屬澤州唐初於縣置蓋州尋廢之五代宋金元仍舊本朝改屬澤州西河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介休秦之縣名以介山為名漢屬太原

郡晉屬西河國後魏改為平昌縣隋初復為介休縣後於縣置介休郡唐初改郡為介州後州廢以縣屬

汾州五代宋金元俱仍舊國朝改屬汾州